

曠漠中的孤獨者

幾千味長的足跡在滾燙松沙之上拖著無垠的痛苦和疲乏。一張丑陋而飢渴的面容彷彿就這樣清晰的映照在毫無一片云彩的碧藍天空之中。

難道兩神發過毒誓不再降臨這塊貧瘠土地？竟吝嗇得連雲朵也一拱帶走了，獨留那薄薄的一小撮仍留在最迷藍的一角作無謂的嘲笑。嘲笑化為風沙，刺痛的打到他身上。他牙根已溢出血，上顎的牙齒緊壓住下顎的牙齒。舌頭在關閉之中嘔吐。飢腸輾轉消磨，推磨著苦難。明知那是難以再咀嚼消化，但仍以一副不屈不撓的精神與之對抗。他不知道這苦難之後是否就是死亡，而今日，是否又是將自己逐漸的推向明日的死淵？

如此空曠荒涼的境地，爬滿毒蟻與飛揚著塵沙，這樣虛無的腦袋，充滿著荒唐與消極的思想。如果每個落難于此的人都是如此，那這荒涼地帶便不惹沒隱形的埋怨和詛咒了。

「我命不該絕于此。」他屈膝于上蒼，體內干涸得連淚也滴不出來了。他彷彿似探枯萎的仙人掌，皮膚已皸作一團，垂頭喪氣于死神腳下。

沙地上有他掙扎的影子，然而他，卻一直都相信生命是可以屈服在任何的逆境之中的。包括以前在家鄉時所遇到的挫折，不單止令他軀體受苦，就連靈魂也獲得了改變。當然，當時自己失去理性般的顛狂是自身所無法察覺出來的。家庭的破裂，妻子的離異及親人的卑視才叫他自這「瘋狂狀態」之中轉醒。然而人去樓空，此時才叫他面對人生的一大打擊。

此時就算是天會降下金子也不再重要。他彷彿見到了生命盡頭處的懸崖。而他正擺著蹣跚一躍下的姿勢。懸崖下面什麼也沒有，或許只放著一副木棺于一片漆黑之中，待他躺下。每次在電視中見到沙漠中走失了的落難者都是狼狽不堪的自遠處的那頭到遠處的另一頭，生存與否彷彿不再重要，只曉得在這求生的過程中是異常的痛苦和受盡煎熬。然而此時他聞得了皮膚的灼焦味和感覺到毛髮因過份燙熱而在彎曲、雙腿發軟的在沙地上爬行，五臟六腑似乎也快要被燙熟了。這等苦痛也只有患難于沙漠中的孤獨者才能體會。

他希望風沙聲會傳來失散伙伴呼喚他的聲音。由遠方至近處，讓他急躁不安底此時的心獲得平穩的置放。他幻夢中的曠漠是充滿著冰山的，但事實卻不然罷？他心中的沙漠之夜是很美的，但他能得到夜晚嗎？或許一陣刺痛之後，便會自朦朧苦痛中甦醒。于是他咬住了下唇。

他下唇流出的血自他的牙縫中滲出。

一切都不是夢，而卻是真真實實的掙扎。不知他的軀體還能在這曠地上爬多遠；痛苦的爬、哀傷的爬、疲累的爬、失望的爬……

夜晚。沙漠的月很美、很圓。然而溫熱的月光，卻照到了一具僵冷的屍體上。

。禮博

若塵文友請寄來地址俾發稿酬。

回憶

門外老松  
小窗叮嚀  
風聲  
洒脫一點兒  
夜是劊子手

老樹

堅固枝乾  
夕陽底酣睡  
緘默不言不語  
夜夜瀟瀟  
古老的皺紋  
嶄新

。若塵詩二首

。風子

在你專穆凝視中凝成的一座山林

走入山林  
而或走入都市

走入文明  
疲弱的魂魄迷失於  
眩目的霓虹燈下  
在黑咖啡的白瓷杯里  
調一塊方糖激情的夢  
在水晶杯的高腳里  
用吸管啜飲寂寞的自己  
憂鬱的血液  
許多浮游在霧氣上的  
明天  
我們都已習慣它的焦慮

在精神分裂的十字路口  
紅綠燈操縱著都市的脈膊  
擁擠的人群走著孤寂的人行道  
孤寂的人行道走著寂寞的方向  
寂寞的方向人群擁擠在流行的行列  
你的情思就在匆逝的股票漲跌版中  
擺盪現實的麻痺

在這傳的血型中生生不息的基因  
是一個如何鄉土的記憶  
泥土和腳掌的親切  
山林里一切神魔鬼怪魑魅魍魎  
流竄在山形翠綠緩緩蠕動的凝視中  
而你只能奔離  
奔離你胸悶欲喘的鼻息  
像逃離一個惡毒禁忌的咀咒  
那樣遠遠地來到都市

那樣遠遠地來到都市才驚醒一個惡魔

你的夢魘該有多踴躍該有多長  
遞變的原始與文明相生相剋  
預示一個黑暗無助的呻吟  
於是觸覺漸漸感到雄厚的遺傳刺痛  
刺痛著你的背脊  
一陣緩緩的原始生力壓迫心肌  
令你梗塞窒悶向無垠的深淵陷落

我正要回去  
天空一隻無助的厚鳥終於棲落下來  
粗糙的詠嘆還給粗糙的泥土  
你多爾的指頭早已風化  
我正要回去  
回去一座親切的山林  
像那個年代  
祖先裸著腳板根植在彈性的土地上  
凝望粗糙的泥土  
交感著相依的默契  
牽帶起熟悉可親的樸素豐盈  
人世間生生不息的甘苦鬥爭  
留給人世間的文明

走入山林  
讓新生代的蕨類和白堊紀的羊齒  
依循千萬年前的形態  
照它們祖先照過的太陽和月陰  
生生息息於無畏的爭彙中  
靜默的蠢蠢誘你走入  
在你專穆凝視中凝成的一座  
山林

